月下海潮

□出智周（重庆）

露台上，母亲和妻子女儿聊得正欢。农历十六，月色分明。月亮从两栋楼房之间悄悄露出脸来，染了一点秋色，金灿灿的，又大又圆。巴山秋月，格外动人。

母亲躺在摇椅上，旁边摆着一张凉席，妻子和女儿正躺在上面。母亲昨日才从福建老家而来，此时她眯着眼睛听孙女说话，然后忍不住想要加入聊天中。母亲听不懂四川话，孙女则听不懂闽南语，她们之间的交流显得很可爱，一半靠比划，一半靠猜测，然而竟也能猜出个七八分。有时猜得离谱了，被我说破了，她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大概是她们都没见过这么大一轮月亮吧，此刻屋外的公园里人影流动，月潭里光影流转，湖面上偶尔传来鲤鱼打水的声音，大家都显得很兴奋。女儿绞尽脑汁想着在我们面前展现她的才情，不过却反复在“床前明月光”等几句常见的诗歌中打转，暴露了她可怜的知识储备。母亲躺在竹椅上眯眼望着月儿，笑道，白露将要来了，这天气就要转凉了。

连续的加班使我颇为疲惫，和母亲聊天的时候，一直眼皮沉沉，可是真想睡时却了无睡意。聊及台风，母亲又开始担心起老家的庄稼收成，提起家中的番石榴正在成熟，祈祷千万不要被台风刮落了。另外养了两只特别胆小的大鹅，每次台风一来就躁动不安，整夜整夜嗓个不停！另一方面，母亲担心我太劳累，想劝我什么，转头望着我，却不知怎么劝。随着我在外地读书和工作，我和母亲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了。前几年，我两天打一次电话。后来，变成三四天通一次话。渐渐地，都是母亲打电话过来了。近段时间，母亲的身体变差了许多，常年的艰辛劳作使她脊椎受损，老是说头痛，我订了机票让她来渝检查身体，检查发现并无大碍，只需静养。

母亲望着我，轻声问道：“还是失眠得厉害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母亲说：“我给你带了一点蜂蜜和龙眼干来，你泡点水喝，我失眠时也常喝。”

效果怎么样呢？我说。

母亲想了半天说：“好像也不怎么样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

到夜里十点多，公园里的声音渐渐小了，散步的人都回家了。月盘儿好像胆子大一点，明晃晃的光芒照得白云丝丝缕缕，如水波一般在天空中漂浮着。

夜色益深，月色渐凉。女儿、妻子都进屋子睡去了。母亲见我不肯进屋，她也迟迟不肯进屋。我们闲聊着当下，母亲说，我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却知道你做的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切要记得爱惜身体。

我点点头，又劝她进屋去睡，母亲还是不肯：好久没有这样在露台上睡觉了，现在这时候，没有露水，睡起来格外爽利，我今晚就在露台上睡吧。

我们再多说了两句，母亲悄无声息，我回过头去，看到母亲仰对明月，眼睛微微闭着，像个孩子一样的表情。她的头发卷曲得厉害，也脱落得厉害，她平常总是不停地拨弄她的头发，生怕哪一根受到冷落。如今，她安静地睡着，头发落在额前，被微微的湿气压低了，露出了被月色染黄的额头。常年的劳作和心神困顿，让她看起来风尘仆仆。我总觉有哪里不对，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对。

我抬头望明月，明月挂中天，夜色静如水。我望了一会，这月儿似乎在飘动，露台上光影移动，树影婆娑，树枝也不似此前矜持，变得柔和起来。我觉得困顿，斜斜地靠在竹椅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觉得周围的一切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动，睁开眼，看到一轮明月占满了我的眸子。她似乎蹦蹦跳跳想要离开，然后饱满的月色到处乱跳，我甚至还能听到她欢快的脚步声。然后，我就听到一阵海潮一般的声音，撞击着我的耳郭。我偏头一看，母亲将脸朝着我的方向转过来，五官浮在月色之中，偶尔微微颤动，格外放松与柔和。她的鼻息仿佛无边无际的海潮一般，轻轻起伏，微微作响；又仿佛今晚的月色，格外温柔，在露台之上，在枝叶之间流转；又仿佛一个缥缈的梦，百转千回，带着柔和的秋意与岁月融为一体。

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，原来母亲之前是故意装睡，她想让我放松自己，所以她的睡眠静谧无声。我从小听惯了母亲的鼻息声，知她睡眠之时，鼻息如海。她的睡眠突然无声无息，令我觉得奇怪，可又不知道异样在哪里。现在听到母亲潮水一般起起伏伏的鼻息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——方才母亲偷偷看到我也睡着了才放下心来，连日来的旅途奔波和劳累，令她此刻格外放松，才会在我睡着之后，安心地进入梦乡。而这温柔又有规律的鼻息，暴露了她此前的伪装和此刻的毫无戒备、身心舒展。

几十年来，母亲为家庭为孩子操碎了心，就连睡觉都这般小心翼翼，而今她老了，该换我守候她了。我帮母亲微微拉上毯子，仰头望天，月也多情，不住地朝我暗示着什么。在一阵又一阵海潮之中，我愉悦，放松，眼皮微微垂下，沉沉地入睡了。

一夜梦多且甜。少年的海，少年的月，少年的花儿，装满了我斑斓梦乡的窗台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人间烟火气　尽在南门口

每一次日出都是一次重生

□刘静（四川）

凌晨四点半，当第一声闹钟响起的时候，我翻身起了床。街上的路灯似睡非睡，扫地的清洁工还没出门，偶尔有车在孤独地前行。

我去西山看日出，带着几分莫名的虔诚。

这不是为了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，我很清楚，诗意的生活不用追，一点也不虚无缥缈，其实就是真实而温暖的生活场景，生活中的小确幸，或大自然的风景，都充满诗意。

没有人告诉我西山哪里可以看到日出，凭借对西山有限的了解，我潜意识地走向开汉楼，走向西汉的纪信，走向他的忠义。凌晨五点的天空，安静而肃穆，上山的路掩映在黑黢黢的光影之中。我从小怕黑，但此时内心一点也没畏惧，知道只有向上，才有可能一睹太阳的芳容。

踏上开汉楼广场，还不到五点一刻，天空微微透出暗红的光，城市零星的灯光格外闪亮。五层高的开汉楼，已在晨曦中露出一贯的恢宏和古朴。

眺望，日出的方向似乎被树木遮挡。能看见日出吗？我心里打鼓。这时有三个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从我身后蹦蹦跳跳过来，她们背着书包，打着电话，笑嘻嘻地讨论着看日出的种种。估计她们也是第一次来，对这地方能不能看到期待中的日出有所怀疑。只见一个姑娘拿出电话，大声地向朋友问询看日出的线路。

我竟有些羡慕，羡慕她们有想打给谁就打给谁的勇气，羡慕她们有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。挂了电话，几个小姑娘绕向开汉楼背后，隐没在朦胧的晨曦之中。估计朋友给出了否定答案，指导她们爬向更高的山丘。

她们人年轻，浑身有的是劲。而我着实有些疲惫，不想再折腾。我不知道哪里的山最高，哪里的视角最广。以我的经验，如果爬上开汉楼，那才叫登高望远。可惜此时开汉楼大门紧闭，我实在不忍心也找不到途径唤醒守门人。

我只能等在原地，期待阳光能不偏不倚落在我的身旁。

遐想间，几个小姑娘又出现在眼前。我听到她们在叹息：“上面还是被树木遮挡”。她们的叹息更像是一种嬉闹，一会儿便愉快地打闹着，慢慢消失在我的眼前。我读不出她们的遗憾，知道她们有的是精力，有的是时间。

我也随即释怀，即使今天看不到日出，不代表太阳没有从东方升起。今天不见日出，不代表明天依然不见。用时间换空间，永远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。

这时，有两个年轻人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们架着手机，似乎正要直播，我津津有味看着，估计他们一定时常来到这个地方，忍不住上前询问：“这里可以看到日出吗？”一个小伙快人快语，说：“这是看日出的最佳位置呢！”

得到肯定的答案，我便安心等待着……

远眺，东方的天空果真有了变化，肃穆的色彩开始渐渐有了灵动——太阳快出来了！

原来，所有的否定也都是自我怀疑。打败人生的除了别人，更多是自己。

六点三十四分，太阳在我的期盼里一跃而起，干净、圆润、清澈、透明、纯真……一刹那，我激动得无法发声，胸腔被一种神圣的情感不停地撞击。我忍不住哭了，被这颗干净得像婴儿一般的太阳击中了灵魂。不管它多少次被乌云遮住，多少次让位于阴天雷雨，但每一天它都坚韧不拔，迎来新生！

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激动。多年前的这一天，感谢老天的怜悯，我历经九死一生迎来生命的再次绽放，我知道我要倍加珍惜得来不易的每一天……

太阳在霞光里涌动着，金灿灿的朝晖，令人无比迷恋！

每一年，我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去等待一场日出，去见证太阳和自己的新生，即使未见也无怨无悔。而那一天，我幸运地拍了好几张日出前后的照片发给朋友，并写下这样一句话：珍惜每一次日出，快乐每一个日子！